

月夜下，騾動的心

喜歡夜，因為有書相伴。開始欣賞夜的美麗，源於困擾多時的失眠經驗。

一向喜歡閱讀，只是這幾年的閱讀習慣，因為照顧孩子而被迫中斷。每天短暫而被分割的時間裡，唯一能允許的，就是灑讀只有幾頁的短文。我最後一次好好看完一本書，究竟是什麼時候，自己都記不得了。有時候，在午後空閒的時間，也會隨手試著把書拿來翻一翻，只是即使在看著書，腦子裡也會隨即想到孩子的事，家裡的事，購物的事，……。這些事情會忽然浮現在腦海，然後又一一往各方向衍生膨脹。常常等到回過神來，時間已經溜走，而書卻沒往前翻幾頁。就這樣，在不知不覺間，習慣了不看書的生活。

多年前，一個失眠的夜晚，在床上輾轉反側，了無睡意。和時間拔河的苦楚，換來身心極度的疲憊。忽然，靈光一閃，便起身從書架上取下一本“安娜·卡列尼娜”。這本精采的小說，像一個被打入冷宮，失寵多時的嬪妃，被置放在書架上極不起眼的角落裡，與沈積的落塵為伍。當時，視線在書架上來回搜尋，想找一本厚書，好好填飽饑餓良久的閱讀胃口。於是，當下興起，遂決定重新將這本書再讀一次。

沈靜的夜，無聲無息……

心無旁騖地坐在沙發上，一頁頁地讀著，便一口氣看到安娜和弗朗斯基在莫斯科的火車站見面的情景。放下書，四下張望，才體會到月夜下的“心無旁騖”，實在是一種極美的感覺。那份在定向中的專注和心思的全然投入。沒有牽絆，思緒澄明如鏡，映照在書裡的一切動人細節中。突然，想起村上春樹在“電視人”這本藍小說裡的發現：女主角安娜，竟然是在書本的第一一六頁後才出現。這個聯想，促使我迅速翻回小說前段的描述。才發覺，在這樣的深夜，竟然不受撓擾，可以安然地讀著書，全心沈浸在作者對一個小人物（弗朗斯基）長篇的細膩描繪中，並且耐心等待著女主角的出現。

月夜，帶來的一重驚喜，就是讓人體會到閱讀的深刻。這種領悟，是在白晝閱讀時所感受不到的。一向認為白晝是屬於視覺的。白晝中眼目所及的人事物，是在視覺的統合範疇中。或許因為周邊刺激過多，心境浮動的緣故，看事情總免不了有種擾攘和喧騰的感覺，不容易貼近事實，心靈的景深更是不易開拓。黑夜不同，它是用心來感覺的。特別在寂冷獨處的暗夜，人事物的焦點，容易因心靈的沈澱而漸形清晰。書裡無聲的文字，成了開展心靈景深的美好觸媒。閱讀，在這樣的時刻，是一斟香醇的美酒和一道味美的佳餚。

回想讀“挪威的森林”這本書時，是在一個下著雨的清冷午夜。鏗鏘有力的雨聲伴著書中人物的境遇，儼然像在回味生命中一首熟稔的短歌。歌聲在暗夜的靜謐處，幽幽的傾訴著，成長歲月裡的淡淡哀愁。冷冷的氣溫，環侍身旁，清楚地領悟到直子、綠和渡邊君三位主角，極力在那種疏離且不完美的人際關係中，試圖尋找生命存在的真義。他們青澀的生命，顯露出的種種不安，徬徨，迷惑和無助，似曾相識，彷彿看見昔日裸裡的自我，在書中的篇篇扉頁和字裡行間，穿梭游移。

月夜下,展讀過的每一本書,就像是生命旅途中,一個個曾經過渡的驛站。化身為旅人,策動著馬車,伴隨著達達的馬蹄,細細品味及遊走於不同作者的心靈地帶,使靈魂在焦躁難耐的午夜,在書中得到奇蹟式的平靜和撫慰。萬籟俱寂之時,思想的樂音繚繞在眼,在耳,在心。失眠的夜,焦鬱不安的心,在月光下,在閱讀裡,找到了安頓之處。

月夜下的閱讀,成就了生命中一段美妙的經驗。再次學會與閱讀共舞,心靈的毛孔,有了養分,有了血氣,和五彩斑斕的光。